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中法戰爭

(六)

中國史學會主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中法戰爭

(六)

編 者

邵循正 趙君岐 王爾深

林增平 王仲良

中國史學會主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法戰爭資料叢刊第六冊目錄

中法越南交涉資料（中上）		故宮博物院檔案館編		一
中法越南交涉資料（中中）				三六
中法越南交涉資料（中下）				三六

中法越南交涉資料（中上）

故宮博物院檔案館編

慈禧皇太后懿旨

光緒十年九月初八日

交內閣。本日軍機大臣面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現在辦理台灣、越南軍務，亟須博訪周諮，妥籌善策。所有歷次諭旨、奏報、電信等件，著御前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日講起居注官，於本月初十日起，內閣公同閱看，各抒所見，或單銜、或聯銜，於十三日切實覆奏。醇親王、奕譞、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均著毋庸與議。欽此。』

兩廣總督張之洞電

光緒十年九月初八日

密元。關外軍情，敵分三路：船頭一路，遊軍屢勝多傷，與敵相濶；郎甲一路，方友升、周壽昌營勇因病致敗，退紮觀音橋；那陽一路，教匪焚老街，未來犯。王德榜派兩營駐鎮南關。唐主事景崧八月二十日出關，由牧馬蘇街赴宣光會劉軍。潘以諒山急，留唐暫防牧馬，現囑調他營防，促唐進。至雲軍在宣光被挫一節，桂探、西報皆無聞。岑派同知潘濟德三營同劉部黃守忠圖宣光，然唐初五電，尙無雲軍東來的信，敗信不確。參考西報，桂軍皆血戰，火器不敵，教匪過衆，故雖勝而多損。張前督本日申刻病故，署瓊州鎮吳全美亦於八月病故。港

連日有法小兵船四隻，昨一艘赴基隆，大率資彼煤糧，阻我濟械。法封全台口，禁華人及書信登岸。請飭總署南北洋力商各國商船謀探信之策，至要。請代奏之。洞肅。庚九月初九日到。

會國荃轉廈門提督彭楚漢電

光緒十年九月 日

總理衙門鑒：

『兩江制軍曾請轉寄中堂左：初六日申刻奉賜電，當已電復，諒達鈞鑒。囑募漳、泉勇渡臺，已派弁分赴各處。此間商船因法船在臺，均不能渡，縱有重價，無船可僱；現在即搭商船，改裝換色，亦不能往。昨孫開華函囑就廈招募楚勇二三百名渡臺助剿，已由廈防各營先挑選一百二十名，派弁率帶。因福建輪船不能多裝，勉強搭去六十名赴臺，並議定每名船價五元，如被法阻截回，每名另需給二元半。本日早，該輪將勇載回，云不能登岸，並信亦未投交。昨閩省來咨，奉諭飭吳鴻源帶所部千人赴臺助剿。吳鎮兩營已於七月募齊成軍，現以無船不能東渡。昨省三函，現在基法船五隻，滬尾三隻。昨有輪由臺灣開來，據云現有法船一隻泊踞安平，另有一隻往來游弋，商民船隻均要搜查，如有夾帶官印封套者，即拆閱數處。前與省帥、庚堂往來文函，係由海龍、福建兩船輪流開赴淡水，派弁互遞。現法阻各船，不准渡臺，各輪已不載往，將來文報亦塞不通。現擬設法僱漁船一二隻暗渡新竹、鹿港，藉通文報，未知能否。洋電需費甚多，茲因華電由廈寄至泉州轉打，特以屢陳楚漢復』等語。理合電陳，以備查考。荃九月初十日到。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稅務司德璫琳等問答節略

光緒十年九月初十日

九月初九日兩點鐘，總稅務司赫德偕德璫琳來署，奕劻等率同章京接見。

問：以貴稅司在津議有四條，此事確否？

德云：台事萬緊，我先向法領事林椿探問法國主意，又打電探問法國福祿諾。福與法相茹斐禮甚密，是以將法廷之意電報回來。我所擬四條，即照法廷之意，在津告李中堂。中堂云：『調停之事，我不敢說，惟知有打仗而已。』是以來京與赫大人商量。

問：以林椿與盛道改議七條，你知道否？

德云：尚未接信。

問：以四條如帶來，可以大家看看。

德隨取出請各堂閱看。告以：第四條，中國萬辦不到。

德云：我在淡水做過二年稅務司，地勢情形一切了然。台灣富庶，法國屬意比越南東京更甚。中國此時不想辦法，若被法國佔去，怕是永遠不能還的。若淡水聽法國收稅若干年，基隆煤礦租與法國若干年，是中國台灣尚不損失。

赫云：我窺法人之意，是願租基隆；若淡水一關，尚可商辦。

問：淡水、基隆每年收稅若干？

較旺。

赫云：淡水一切稅項，約二十餘萬兩。基隆僅有煤稅，不過數千兩；從前出煤尚少，近年用機器挖取，出煤

德云：聞法國多增兵船，意在取定台灣；大隊向北洋行駛，攻打旅順砲台，繞到樂亭登岸，彼時更不好辦了。至暫租煤礦一層，中國如不願意，兩國可公請奧國調處。緣奧與中法均無芥蒂，商務又少，他將兩邊誰是誰非，憑空公斷，事當可行。如以為可，中國可派德璀琳。法國若派福祿諾，德稅司即與福祿諾當面質對，有在津鈎抹三條為證，福決不敢有違言。總之，簡明條約是福祿諾所議。諒山一役，法國謂伊辦理不善，衆人譏責，故伊極願兩國和好，以為轉臉地步。茹斐禮極信福祿諾，從此入手，乃可就緒。此時孤拔欲取台灣，以博聲名。若在中國辦斷不成，須要在外國辦，有茹、福兩人作主，或易轉圜。

德又云：我日前已發電給法國，說我將赴北京商量，貴國可靜候信息，毋違動兵。亦未知其聽從與否。若此事議有成說，趕緊給我一信，我好發電，令其止兵。總之，此事決不可緩。答以此事非一兩天所能定局，當酌定再行告知。

赫與德遂辭去。

稅務司德璀琳呈遞節略

光緒十年九月初十日

竊查台灣之事急矣！台地之安危，當軸者須於日內運籌決策。蓋近日連接來報，中國勝，法國敗，全屬無憑。其實孤拔之兵已得基隆，并奪踞營壘，由內地越山而擾淡水後路；利士卑士之兵船，則以水師進攻淡水，

因風阻兵上岸，被銘軍孫軍門擊死六人，受傷四十多人。目下遙想台北一帶，恐已被法人進踞，而銘軍餘存之兵勇退入內山矣。復聞法國來華之兵艦將及四十多號，內有鐵甲九艘，上等大鐵甲一艘，吃水淺之兵艦十四艘。一國之師船聚集如此之多，恐前此中華海面得未曾有。並且稅司得有確電，知法京首相斐禮已定議，法軍在華不可曠日持久，須急速辦理。第一，係謀佔台南北全郡，並毀各砲台營盤，兼使銘軍腹背受敵，難出重圍。第二，係派新兵往東京，將西北兩路華軍竭力抵禦，以進攻中國邊疆。現得法國官電言，法軍與北路華軍在長江交仗，法軍已奪砲台，計殲華軍三千餘人，並有法軍潛往華軍之後以截其歸路。第三，係得台地立埠後，煤斤、食物俱全，冬間再擾沿海，沿江各砲台一切稅司伏思，法兵來京一節，大約無慮。蓋法國須有陸兵四五萬，方敢北犯，諒其一時巨費難籌，且有泰西後顧之憂，然深虞其得台郡而不復退出也。至華軍若在東京力擊法軍，諒法軍必在中國各海口肆擾，亦覺得不償失。

所有以上情形，試問現在能設法以救台郡而援銘軍否？中外熟悉水師者，僉云兵輪在閩江失事，現無策以救也。從可知法軍月前之毀兵船、船廠者，實爲今日台灣之地步耳。且試問別無善策能使與國相助爲理以救台郡否？各國僉云，法人得台灣後，與各國均有利益，礙難相助以救也。

由是以觀，只有趕緊調處之一策。然法國願其調處之國，若非中法兩國公請，萬不肯自行出爲調處。是目下亟當另籌言歸於好之法。稅司爰於日前探知，法廷來電，所擬各節，尙有和好之意；但云如果稍有不合，仍必踞台打仗。照稅司之意，至多議到如此條款，已是極好。

一、係中國如將北圻各軍調回邊界，法國則飭在華各水軍不再進擾沿海各處。

二、係中國再批准天津簡明條約，並照第三款會議通商詳細條款。

三、法軍在淡水、基隆暫不撤回，以俟津約辦妥後，再行退出。至法國雖駐淡水、基隆，而該處地方官仍照舊辦事，有自主之權。

四、兵費一事，法國可以不索，亦可毋庸載在章約。第法國要在淡水、基隆暫管煤礦、海關若干年。中國如不願照辦，可由兩國公請一國調處，由調處之國秉公詳查孰是孰非。或法國不應管理煤、關，或法國應管若干年，均由該調處之國覈定。倘覈定法國應管，而中國仍不願其管，自由調處之國酌定應給銀若干兩。

稅司再四思維以上情形，並參閱近來時勢，國體自當尊重，而大局必應顧全。況法相斐禮第四款內，有調處一層，實於中國體面毫無傷礙，兼可保全台灣要地，似宜權且允行。倘仍堅拒，誠恐台地全失，非數千萬不能贖回。不特中國沿海七省之屏障，一旦恐有不測，從此無安枕之時，兼且各國必謂中國自知理短，畏人論斷也。

稅司為救台灣保大局起見，用敢不揣冒昧，敬獻芻蕘，伏乞鈞鑒施行，曷勝禱盼屏營之至。謹呈。

御史劉恩溥奏摺

光緒十年九月初十日

……竊聞雞籠、淡水各處法人屢次肆擾，勢甚猖獗。劉銘傳望援心切，自不待言。查天津、上海、廣東兵輪尚可湊足二十餘隻，與其以固守汛地為詞，強分畛域，不若令南北洋各派得力將弁，統帶師船，多攜軍火，速赴雞籠、淡水各口，由左宗棠、楊昌濬等節制調遣，併力會剿，與劉銘傳內外合攻，似可收夾擊之效。即使船礮

俱遜法人，而我多方牽制，亦可以稍斷其接濟。

現在節候距封河之期甚近，今年法人決不撲犯北洋。各兵輪坐耗餉精，毫無實用，何妨乘此時尚未結冰，放至上海，飭調廣東及吳淞諸兵輪，一齊駛至臺灣口岸，相機剿辦，迅圖克復。如以兵輪不敵，恐遭擊壞爲慮，試思法人如果撲犯各口，中國兵輪亦豈能操不遭擊壞之權？均一不能保全，不過略分遲早耳。然亦安見其必遭擊壞也？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後生。』此策雖險，似難籠，淡水尙有可望廓清之日。伏望皇太后、皇上諭令南北各大臣，一體迅速照辦，庶臺灣可保無虞矣。……

通判蔡鈞奏摺

光緒十年九月初十日

……臣竊維用兵之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不深知彼之所長，則我之所短不見；不深知我之所長，則彼之所短亦不見。如今日法夷藉口涼山之役，一殘馬尾，再撲基隆，燬我礮臺，傷我士卒，破我兵輪，凌侮極矣！驕悍極矣！薄海臣民，同心共憤。幸我皇太后、皇上天威丕震，廟算堅持，理直者氣自壯，名正者言自順。法夷雖狡，揆之人心天理，斷無能逞之時。外間議論，畏法夷者，謂其船堅礮利，將猛兵精；欺法夷者，謂其財殫力竭，民窮國蹙。一則近於長奸，一則近於輕敵；以臣觀之，皆未能識利害之要而持事理之平也。法夷船礮之精利，既於馬尾之役見之矣；我之水師無人，帑項大絀，當軸諸臣，老成謀國，亦既言之屢矣。微臣海外歸來，平情細察，竊謂法夷有內難三，有外難三，有必敗之道三；我有得天者二，得地者二，得人者二，有可勝之道六。謹就管見所及，縷晰爲我皇太后、皇上陳之：

法夷近日雖易民主，而拿破侖、旁阿良三朝之黨盤踞於國中，時思竊發，復立君主。僞民心一或不順，則事變將興。其內難一。越南北圻之舉，法國議院本不願籌款進攻，其執政茹相遠衆獨行，觸怒中朝，而既得之地又無利益。現在兵事不可以歲月計，如多勒該本國籌集巨款，恐有譁然散院之時。其內難二。法夷國債八十五兆磅，其國貧矣。然臣歷查近年之事，其新河有曰蘇愛士者，利益甚溥，頃已售與英人，各處大埠，法商倒欠紛紛。以各國在華之商務計之，法商僅四十分之一。列邦教會向皆仰給於法夷者，今已不能接濟，是民亦未嘗不貧。外強中乾，已可概見。我如稍能持久，即議院允籌兵費，國內亦必不支。其內難三。法與德切骨之讎，如得志於中，必將乘機報復。德人知之，必不聽其猖獗。自法夷以來，因河三省割歸於德，德兵一出，即抵京城，狼顧之勢既成，鯨吞之心自沮。其外難一。英法本有夙仇，英畏俄德之強，勉強修好。近日埃及之事，法夷強欲與開，德相卑士麥播弄其間，英法之交恐難終固，則一綫之路斷矣。其外難二。馬達加斯加緊逼紅海之口，近日不欲受法夷挾制，奮然自立，時以士兵與法戰爭。又西貢地方，賦稅繁苛，甲於天下，亦時思蠢動，以脫羈絆。特思力尚未能耳。法夷驕亢性成，不顧信義，各國皆喜其敗，惡其勝。同謀既少，屬地思叛，則接濟更難。其外難三。千里饋糧，士有飢色。前法王拿破侖第一，威震歐洲，其伐俄即以無糧而敗。今之法非昔之法矣，而與我相距且五萬餘里，船非煤不行，南洋出煤之地至少，糧即可購，而煤不能足，則有船與無船同，有兵與無兵同，有礮與無礮同。所謂必敗之道者一也。越南中國之事，係孤拔一人主持，夷使巴德諾近即與之牴牾，謂貪功輕敵，能發而不能收。本國議員尤多不合。內外離心，士卒必將解體。所謂必敗之道者二也。法夷素以陸師著名，然去歲越南統將爲劉永福所殲，前此攻撲基隆，兩次敗遁，黔驢之技，不過爾爾。我之海口防守既嚴，則越

南進兵亦必得手。東京一復，西貢自搖，本國之內亂必生，前敵之軍心必散。所謂必敗之道者三也。

我國家厚澤深仁，輕徭薄賦，人民之衆，幅幘之廣，亙古無儔。卽近事以觀之，天道福善。法夷無理取鬧，而法於各島國，滅人之國，斬人之祀，而我興之。我之得天者一。天道好生。法夷屠戮越南人，華人不可數計，而我中國法商教民，尙加保護，其仁暴判若天淵。我之得天者二。雲南出兵撫東京之項，廣西出兵扼東京之吭，形勢使然，取之較易。我之得地者一。海口雖多，皆有險阻，彼若深入，必然自取敗亡，主客勞逸之形，千秋不改，亦萬國所同。我之得地者二。廣東之民，素與夷習，然近來香港法欲修船，則工人盡散；法欲運貨，則舟子停棹；沿海愚民，皆知敵愾。粵之民猶且如此，他省可知；愚民如此，良民可知。我之得人者一。西洋各國，向爲法夷所惑，近亦知曲直有在，商務敗壞，鑒法之由，僱引水者而不應，盼接濟者而已稀，又皆感我覆育之恩，服我分別辦理之道，久將與我同仇，一志保衛商民。我之得人者二。中國舊事，如苻堅、完顏亮之屬，皆以勞師涉遠，窮兵黷武而亡，法夷之拿破侖第一、第三，卽其人也。美國初興，百物未備，華盛頓堅忍百戰，卒以挫英而自立。法之強不如英，而我之禦勝於美，靜以制動，其計自窮。可勝之道一矣。方今宸衷獨斷於上，王大臣襄贊於下，保全國體，實俯順民情，宿將謀臣，聯翩並起，兵不怯戰，將亦能軍，臺灣自有劉銘傳，遂能以寡擊衆，卽其明驗。可勝之道二矣。洋將戈登，每謂生平喜用中國人，能習勞苦，愈戰愈勇。法夷平素驕逸，兩肄以疲之，勞苦太久，必生疾病。可勝之道三矣。中國人材愈用而愈出，斷無乏才之慮。兵事稍久，海疆一帶，卽有名將出焉。彼之師日老，而我之師日壯，彼之兵日少，而我之衆日增。可勝之道四矣。此時偶有接濟法船者，奸民貪利，乘人所不及覺耳。久則怨敵日深，而彼之利源日細，我之禁止益嚴，此等奸民卽可攻其不備，轉爲我用。可勝之道五矣。敵漸放而

漸準，臺愈築而愈堅，自守日臻嚴備，夷船每值數十萬，凡諸兵勇孰不垂涎，始則擊之於岸邊，繼即可要之於海外。可勝之道六矣。

持彼己以相較，知法夷雖悍，斷無能為；中國雖怯，確有可恃。我皇上廣開言路，壅蔽全除，此時大小臣工，必皆能殫竭忠誠，力操勝算。微臣不敢故為高論，稱說古今，僅就閱歷所得，平心察之，似覺勝負之機，實有把握。惟望聖明堅持定見，小勝弗計，小敗弗計，以彰天討，以竟全功，張國威而摧狂寇，天下幸甚！萬姓幸甚！……

軍機處寄直隸總督李鴻章等上諭

光緒十年九月十一日

軍機大臣字寄大學士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伯李、兩江總督一等威毅伯曾、幫辦軍務閩浙總督楊、兩廣總督張、督辦台灣事務福建巡撫劉、廣東巡撫倪：

光緒十年九月十一日奉上諭：「徐承祖奏，謹陳全台要務一摺，所奏不為無見。法人攻佔基隆，必須迅速驅除，勿任久踞為患。本日已有旨，將劉銘傳補授福建巡撫，仍駐台灣，督辦防務，更屬責無旁貸。著即極力籌辦，以副委任。台北富紳林姓，登諭劉銘傳曉以大義，令其集團助剿，著即查明該紳職名具奏。徐承祖所請飭令該紳總辦借餉團練事宜，如事屬可行，即著奏明辦理。台灣軍火缺乏，著李鴻章、曾國荃、楊昌濬、張之洞、倪文蔚設法接濟。法人有封海之說，全台口岸甚多，必有可以運送之處，前據劉銘傳電稱，可由新竹登岸。著該大臣等遴派精細員弁，妥為運解，或由外國商船受雇包運，給予重價，并著妥為籌辦，毋稍膜視。台郡土匪蠢動，著劉銘傳督飭地方官彈壓解散，速靖內患。原摺均著抄給閱看。」

據楊昌濬電稱，台灣餉緇，已飭司設法接濟；其見力顧大局，即著迅籌解往。吳鴻源所募兩營，著該督飭令設法渡台助剿，毋稍遲延。彭楚漢現擬雇漁船渡新竹、鹿港，藉通文報，並著傳知該提督，妥為辦理。

聞馬江之戰，揚武輪船擊中法船，砲子并未炸開，經洋人剖視，有炭無藥。此必有人從中作奸，致有此事。嗣後統兵大臣等，於所用軍火，務當遴派妥員經營，隨時詳加檢點，以資利用，勿稍疏忽。

此旨著李鴻章先行分別摘要電知各處，以期迅速。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軍機處寄廣西巡撫潘鼎新等電旨 光緒十年九月十一日

奉旨：蘇元春力戰屢捷，奮勇可嘉，著派該提督幫辦潘鼎新軍務。該撫即傳知督軍速進，恢復各城，渥膺懋賞。欽此。

出使日本大臣徐承祖奏摺 光緒十年九月十一日

竊查臺灣地方富足，民情甚為勇敢，添設勇丁，不必由外招募，即餉需亦可就地措籌。若該處文武官員平時講求武備，撫恤庶民，此次法船僅十餘隻，何致為其所困？至專辦全臺防務大臣劉銘傳忠勇性成，熟諳戰務，惜到臺未久，猝辦不及。

然以臣愚見，此時臺灣尚非不可整頓，以敵法人，惟首務當以固結民心為先。臣聞臺灣有一林姓富紳，平時甚為急公好義，在臺亦頗有名望，請飭查明該紳職名，即諭令該紳總辦全臺借餉團練事宜，並諭劉銘

傳與該紳諸事虛衷商酌，妥爲駕馭，必可得力。先令其將各處土匪設法解散歸正，一面責令該官紳等趕將基隆相機收復，勿爲久據，致難驅除。

惟外洋軍火，該處實無從籌辦，應請嚴飭南北洋大臣及閩廣督撫臣，速爲設法，源源接濟，僱用英、美等國商船，令取妥實洋行保結，多給水脚，重加保險，必有受僱包運。所幸法人尚未將兩國決戰之文通知各國，故別國商船仍可裝運也。儻有以法人業經堵口難以運到爲辭，殊不知此時軍情緊急，運解軍裝非平時貿易，運貨物必由正口登岸可比。臺地四面環海，該運械之船遇有無法人之處，即可乘間搬運上岸，交該處地方官轉運入營應用，似無不便。

臣風聞日下有見基隆被據，意欲遷就議和者，未免所見甚小。殊不思現時臺灣僅祇失去基隆一隅，於臺局實無大損。且疊次交仗，尙屬互有勝負，何必如此荒張？更何可因臺灣一島致誤天下大局？

此次朝廷用兵，實因法人自外生成，屢次開釁，並非我國窮兵黷武。應飭令內外水陸統兵大員，趕籌戰備，儘今年年底辦理周固，以防開春法人重兵來華。惟議和一事，祇以合宜不合宜，得體不得體爲定，萬不能因偶然勝負而定和局。

臣爲大局及國體所關起見，用敢冒昧直陳……

兩江總督曾國荃奏摺

光緒十年九月十一日

……竊臣九月初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十年八月三十日奉上諭：「陳寶琛奏出省巡閱情形

各摺片。前據曾國荃奏派前山西按察使陳湜總統水陸各軍兼理海防營務處，當以陳湜前在山西防河未能得力，諭令該督悉心察看，並隨時誡勉。茲覽陳寶琛所奏，是該臬司難期得力。際此海防緊要，總統必須得人，豈容遷就貽誤？即著曾國荃另派廉明勇敢大員，以資統率。陳湜著令其迅速回籍，毋任逗留江南，致滋物議。據稱南琛管駕袁九皋，曾充招商局輪船買辦，不勝管帶之任；並著曾國荃將袁九皋撤去管駕，另行揀派江南防務關繫極重，著曾國荃會同陳寶琛將防軍實力整飭，嚴行申儆，訓練必使精純，營規必期整肅，庶幾戰守足恃。各營將弁儻有虛額餉，遊蕩聚賭及水師離船上岸各情弊，即行從嚴懲辦，毋稍姑容。陳寶琛所奏係爲大局起見，曾國荃素能集思廣益，於籌防事宜，務當和衷商榷，共濟時艱，以副委任，不得稍存意見，致誤事機。等因，欽此。跪誦之下，悚惕莫名！

伏查陳寶琛奉命會辦南洋事宜，閏五月二十一日到甯，二十四日赴滬。臣六月初四日到滬，恪遵六月初八日寄諭，遇事虛衷商榷，不敢稍存意見。陳寶琛不顧議約之難，好爲高遠之論，事事與臣齟齬。臣以其言難行，恐與外人在滬決裂，貽誤大局，委曲幹旋，始猶以爲閱歷未深，相與久處，必可切磋砥礪，請陳寶琛無以空言輒便許人，亦無以空言輒便非人，致令軍心瓦解。

七月初旬回甯，陳寶琛札飭蘇松太道邵友濂派租界內都司福建盧國英招集碼頭夫役二千一百人，聽候委用。竊思租界非華官號令所能行，若輩易聚難散，流弊太多，臣未便遵照辦理。此其萬難遷就之一端也。

又陳寶琛向臣云，南琛管駕袁九皋宜早撤退，應另派福建學生管駕。臣答以袁九皋係李鴻章舊部，目

下江南兵船管駕惟袁九皋、徐傳隆二員久經戰陣，此外皆未臨陣。陳寶琛已無異詞。今其言曰：「袁九皋會充買辦，」縱使屬實，亦係以前之事。查同治初年，袁九皋在常勝軍征剿髮逆，衝鋒陷陣，由軍功保至總兵，可謂効命疆場，亦何必論其出身之微賤耶？即如閩省管駕揚武輪船之張成，在馬江怯戰潛逃，見諸奏牘，比經諭旨嚴懲，而陳寶琛列於剡章，不知待已敗之張成何其恕，而於帶船未嘗錯誤之袁九皋獨不見容？此臣之不可解者又一端也。

七月，陳寶琛欲用澄慶輪船管駕福建學生蔣超英爲輪船統領，欲加派總理輪船營務長，號令宜出自蔣超英。臣以其未經戰陣，資望太淺，不宜總司號令，恐掣李成謀之肘。中秋後，陳寶琛回城，則謂水師離船上岸聚賭，臣素欽李成謀馭下最嚴，未便以無根之語，抑李成謀而揚蔣超英。此臣之未肯遷就者又一端也。

方陳寶琛之初見劉連捷也，贊不絕口，謂可獨當一路。八月節後，乃疑劉連捷人數虛額，囑臣不可任用此人。臣應之曰：「不用著名會耐苦戰之員，將用誰耶？」

前山西臬司陳湜，奉旨發往江南差遣委用。臣履任之初，海防喫緊，派令總統各軍，因其與恪靖各營官曾在甘肅同歷戰陣，可以聯絡諸將。迨劉連捷五月來甯，陳湜即欲以總統各軍差使讓與劉連捷接手，自請回籍。臣以法越之爭正熾，朝廷意在決戰，各口必有戰事，堅留陳湜相助，許以冬間封河後准其回里養病。厥後派劉連捷防守江陰陸路，獨當一面，派陳湜首當吳淞口衝要之地，亦係獨當一面，均經奏明在案。其時法兵船七號泊海口三隔水，窺伺吳淞砲臺，守護以來，未嘗一刻稍懈。并安洋莊砲二十四尊，加修厚牆長堤以禦開花礮子。又法兵船二號，久泊浦江，上海人心驚疑，賴陳湜多方設法，押令法船剋期出口，人心乃定。臣與